

美对伊朗新制裁加大谈判重启难度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夏晨 刘品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日在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表示,美国不会为了与伊朗会晤而做出任何让步。前一天,美国国务院以“侵犯人权”为由宣布对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审讯人员实施入境限制。这是拜登政府就任后首次对伊朗官员实施制裁。

当前,美国和伊朗围绕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角力陷入僵局。伊朗多次表示,美国必须先解除所有制裁;而华盛顿强调,德黑兰必须先恢复履行全面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无法就谁应该首先采取行动达成一致,而拜登政府最新制裁增加了伊朗对美国的怀疑,加大了恢复谈判的难度。

美国又制裁

美方一些官员日前对媒体表示,拜登政府准备在美伊恢复谈判后再考虑解除部分制裁,并称这是双方对等措施的一部分。

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然而,美国政府2018年单方面退出该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

列对伊制裁措施。伊朗2019年5月以来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拜登政府上台之初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包括表示愿意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核协议参与方举行会晤,放松了两项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对伊强硬措施等。但美国2月25日对位于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目标发动空袭,拜登此后还公开警告伊朗“小心点”,招致伊朗方面强烈谴责。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吴冰冰认为,目前来看,拜登政府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美国国内问题和恢复与亚洲、欧洲盟友的关系上,只要伊朗不对美国构成很大的挑战,则在伊朗问题上采取“拖”的态度。美方认为,一旦在国内和盟友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处理伊朗问题。

伊朗不妥协

针对美方最新制裁,伊朗新闻电视台9日说,一直以来,美国滥用人权议题干涉伊朗内政。伊朗外长扎里夫同日在社交媒体上敦促美国及有关欧洲国家兑现其在伊核协议中的承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此前强调,伊朗将以“行动回应行动”,一旦制裁解除,伊朗将会重新完整遵守伊核协议。但如果面对的是“敌意举动”,伊朗也会做出相应回应。

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情况下,伊朗议会2020年12月通过《反制裁战略法》,要求政府在一定期限内未发现对伊制裁解除的情况下,进一步突破伊核协议的限制。基于该法,伊朗1月4日宣布已开始在福尔多核设施实施把浓缩铀丰度提高至20%的相关措施,2月2日还宣布最近在纳坦兹核设施成功安装了数百台IR-2m型离心机,以提升铀浓缩能力。伊朗官员多次表示,如果制裁不解除,伊朗会继续执行该法。

吴冰冰说,美国对伊制裁名目繁多,涉及诸多领域,而伊核协议相关的制裁只是其中一部分。目前,美国在解除涉核制裁上尚未有实质性动作,在解除非涉核制裁方面则更加困难。最新制裁加重了伊朗对美国政府的怀疑。

谈判阻碍大

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双方处于“谁先迈出第一步”的僵局之中,且各自都

面临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未来双方能否各自退让、谈判能否开启,面临不小阻碍。

对拜登政府来说,重回伊核协议不仅面临来自共和党人的反对,民主党内也有诸多不同意见。9日,民主、共和两党各70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布林肯,要求拜登政府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其中不仅包括核问题,还兼顾导弹项目等内容,以“解决伊朗对地区构成的全面威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是其中一员。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因为顾忌梅嫩德斯在参议院的影响力,拜登政府目前对伊朗采取相对强硬的政策路线。

对伊朗来说,国内强硬势力并不支持全面恢复履行伊核协议。吴冰冰指出,在伊朗看来,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可以剧烈摇摆和变化的。如果伊朗接受美国的条件,可能会获得短期利益,但一旦美国政策再次发生变动,伊朗则将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从长期来看会更加被动。因此,伊朗可能继续在核活动上采取松绑措施,以寻求新的平衡点。

(接上期)

任叔刚在沙发上坐稳,就说:“其实我不姓任,因为我家老太爷不姓任。关于家族血脉,百十年来族人们从不提及,我爷爷奶奶没有说过,我爹娘在世时也没有说过,可是任家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我们这一支是河北任马家的后人。”

我吃惊地望着任叔,他的右手在头顶缓缓抚过,花白的寸发在瞬间的倒伏中纷纷复原,犹如苍茫岁月的起伏。

他说:“我爷爷叫任安,大爷爷叫任套,可是村里人却喊他们马套,马鞍子,我和大哥小时候也听见过几回。有一回,我无意中听到爹娘的谈话,俺爹说,那天他睡在俺爷奶的脚头边,村里人给他们开玩笑,趴在窗外喊,‘官兵来抓恁啦!’爷奶慌忙往外看,吓得连鞋都找不着。我一来二去明白了,俺老太爷是捻军的一个小头头,人高马大,练就一身好拳脚。起义失败后,官兵一路追杀,俺太爷骑马跑,怀里搂着俩儿子,后面坐着俺太奶。四口人一气儿跑到黄河边,俺太奶回头一看,大队的官兵快要追上来了,她翻身滚下马,大喊,‘快跑啊!’俺太爷勒马转回来,见俺太奶掏出剪刀猛扎自己的脖颈子,血柱子喷到马腿上。这时候,官兵的马队追来了,河道上的尘土飞起来,有树梢子那么高。俺太爷趁机裹紧俺爷爷和大爷爷,一头扎进黄河里。”

我端起茶杯,猛喝两口水压惊,那情景就像在脑

子里过电影。

任叔叔不喝水,他接着说:“他爷儿仨喝了一肚子黄河水,被人救上羊皮筏子时,发现还会喘气哩。就这样逃到河南任家庄,俺太爷觉得安全了,就待在村里不走了,住进村头的草庵子。村里有一对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生孩子,村人见俺太爷拉巴两个小娃子不容易,提议让他入赘。俺太爷本名叫马喜,老夫妻给改成了任国喜,随了任家的国字辈。从此,俺这一支就姓任了。”

阿姨提着个热水壶,给我们的杯子续满水,她笑着对任叔说:“当初媒人婆也给俺说过恁姓马,不姓任,我说,管他是马还是人,我愿意嫁他就中了。媒人还说,他家是黑五类,我说,我还富农哩,正好门当户对。”

我跟阿姨一起笑起来。我说:“咱任是黑五类开会,俺家原先是地主成分。”

任叔说:“提起这,我心里还是打哆嗦。不是因为俺爹,我还来不了新疆哩。”

“这里边有故事?”我端起茶杯。

任叔小心地抿了几口茶,他说:“俺爹叫任甫,当过兵,能写会算,在国民党的部队搞军需,俺娘也从老家接部队去了。娘活着时说,‘游击队的陈同志和赵同志,隔长不短地来咱家,他俩也是河南人,喜欢吃我擀的面条。恁爹给游击队弄过几回药和枪,有一回还装成逮鱼的,划着船把东西送到黄河边的芦苇棵里。’后来俺爹怕暴露了,偷跑回老

家种地了,一直到1955年冬天全国肃清。”

他放下茶杯说:“那天我和俺哥在奶奶怀里睡,半夜听见有人哭,哭声很吓人,像被人扎了一刀子。我往俺奶怀里钻,俺哥说是娘在哭,跑到西屋一看,俺娘大着肚子披头散发坐在地上哭,手里抓着俺爹的破夹袄。俺哥说,‘咱爹叫人抓走了。’我问谁抓的,他说不知道。后来俺爹回忆说,那晚来人跳墙而入,个个蒙面,喊一声他的大名,蒙上脸捆起来就走。俺爹以为遇上绑票的乱匪了,出村二里地,他听见风吹芦苇棵子响,估摸是到乱坟岗子了,就说,‘好汉,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恁要杀就把我杀在这儿吧,村里人听见枪响,能给我收尸,就地埋葬,别被野狗撕吃了。’有人说,‘没人要你的命,我们是政府的人。’俺爹一听明白了,他是被人诬陷了。从此俺爹离家了,被判了十五年,在青海戈壁滩劳改。俺爹被抓时,俺哥十岁,我七岁,妹妹四岁,俺弟弟还在娘的肚子里,两个月后才出生。1959年吃食堂,四岁的弟弟坐在地上端着小碗喝汤,俺娘俺奶奶碗里一寸长的面条都挑给他吃了,我和俺哥不舍得吃碗底上的几个面疙瘩,也跑过来倒给弟弟。他两腿颤拉拉,不会走,坐在地上,肚子鼓鼓的挨着地皮,连小鸡鸡都盖住了。肚皮像一层薄纸,透明似亮的,能看见里面的菜梗子。”

任叔嘴唇颤抖,他张开右手掌说:“俺弟弟现在身高也不足一米五,外号大个子,五十多了没娶上个女人。但他性格倔强,是个大男人。1972年,我和弟弟一起来新疆找俺哥,现在弟兄仨都在这儿,妹妹也嫁到新疆了,1974年我们也把爹娘接来了。”

“您家老父亲平反了吗?”我仍牵挂着这件事。

任叔摇摇头说:“来新疆时还没有,但他在青海劳改场被提前释放了。1962年的一天,俺爹正在山上砸石头,两个人骑着大马走过来,递给他一个盖红章的公函。”

这时阿姨把两盘菜放桌上,说:“别光顾着听恁任叔说,饭菜快凉了,赶紧吃吧。”

我不好意思地合上记录本,朝门外看看,天不知什么时候黑下了。丫丫跟随阿姨从艾巧屋跑回来,任叔一把抱住她放在腿上。他有一阵子没注意到丫丫了,连她什么时候睡醒的都不知道。

阿姨麻利地摆好碗筷。这些餐具好熟悉,我认出是艾巧屋里的,我从家里带来的小碗摆在那儿,稠稠的小米粥冒香气。阿姨指着盘子说:“尝尝这盘辣椒炒蘑菇,这蘑菇还有你采下的。都是在艾巧灶上做的饭,你放心大胆地吃吧!其实俺家干净得很,就是怕你不发不安心心。”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地的云朵

